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王柯平 胡继华 主 编

跨文化研究

TRANSCULTURAL
STUDIES

亚伯拉罕·阿克曼

性别神话与思想及城市的复合体
——从柏拉图的亚特兰蒂斯到
瓦尔特·本雅明的哲学化都市

伊斯特·莱斯利

19 世纪帝国都市风景：柏林闪灵、照片、火
车、电影和汽车

袁宪军

怀疑和探索：汉姆莱特性格的悲剧意义

张 进 王晓婷

后现代科学视域中“物的返魅”

武淑冉

修辞和逻辑的张力
——保罗·德曼寓言式阅读理论略论

王 琦

论《芬尼根的觉醒》的媒介隐喻

总第 3 辑
(2017 年第 2 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跨文化研究

TRANSCULTURAL
STUDIES

总第3辑
(2017年第2辑)

王柯平 胡继华
主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跨文化研究. 总第3辑, 2017年. 第2辑 / 王柯平,
胡继华主编.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3
ISBN 978-7-5201-2081-4

I. ①跨… II. ①王… ②胡… III. ①文化交流-文
集 IV. ①G11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17885 号

跨文化研究 总第3辑 (2017年第2辑)

主 编 / 王柯平 胡继华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祝得彬

责任编辑 / 刘 娟 王小倩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世界出版分社 (010) 59367004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94 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01-2081-4

定 价 / 7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跨文化研究》编辑委员会

主办：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学院（跨文化研究院）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顾问：乐黛云 刘小枫

主编：王柯平 胡继华

本期执行主编：孙 静

国内编委（按照姓氏汉语拼音数字字母排序）：

曹卫东 曹顺庆 常耀华 陈太胜 陈戎女 程 巍
高建平 耿幼壮 李瑞卿 刘 燕 胡继华 潘先军
邱 鸣 王柯平 汪民安 谢寿光 杨乃乔 杨 群
杨 平 院成纯 张 辉 郑承军 周启超 周志强

国外编委：

Timothy Bewes（美国布朗大学英语系文学批评教授）

Lionedas Bargeliotes（希腊雅典大学哲学系古典学教授，奥林匹亚文化中心主任）

Rick Benitez（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古典学教授）

Galina Tihanov（英国伦敦大学比较文学教授）

Thomas Robinson（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哲学和古典学教授）

本期编辑助理：

武淑冉 赵 燕 徐艺宁

目 录

· 学术焦点 ·

性别神话与思想及城市的复合体

——从柏拉图的亚特兰蒂斯到瓦尔特·本雅明的哲学化

都市 亚伯拉罕·阿克曼 (Abraham Akkerman) / 1

19 世纪帝国都市风景：柏林闪灵、照片、火车、电影和

汽车 伊斯特·莱斯利 (Esther Leslie) / 26

历史的废墟 马克斯·潘斯基 (Max Pensky) / 53

游荡者洞观：漫步城市与人群

体验 苏珊·巴克-莫斯 (Susan Buck-Morss) / 78

对女性城市的阅读与书写：卡尔维诺、黑塞尔和

本雅明 西格尔德·魏格尔 (Sigrid Weigel) / 113

· 经典解释 ·

怀疑和探索：汉姆莱特性格的悲剧意义 袁宪军 / 126

柏拉图的神义论

——《理想国》376d5 - 383c7 中苏格拉底的荷马

批评研究 崔 嵬 / 136

· 文论前沿 ·

后现代科学视域中“物的返魅” 张 进 王晓婷 / 151

修辞和逻辑的张力

——保罗·德曼寓言式阅读理论略论 武淑冉 / 167

论《芬尼根的觉醒》的媒介隐喻	王 琦 / 184
从荷马到但丁的欧洲文学之旅 ——读《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中译本	黄 荷 / 203
· 涵化之道 ·	
自重出互见的相似诗考论——《西游记》《封神演义》 二书之关系	康士林 (Nicholas Koss) / 211
文字和字母的跨文化观察	马庆株 / 223
· 新著揽英 ·	
本雅明、现代性与历史唯物主义	胡康佳 等 编译 / 233
《跨文化研究》稿约	/ 264
Abstract	/ 266

性别神话与思想及城市的复合体

——从柏拉图的亚特兰蒂斯到
瓦尔特·本雅明的哲学化都市

亚伯拉罕·阿克曼 (Abraham Akkerman) / 文

王 宁 武淑冉 / 译

摘 要：早在 20 世纪初期，本雅明就提出一种观点，即思想与人造环境之间的互动促成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持久进步。当代研究认为，城市形态中的性别隐喻显然印证了本雅明的这个观点。从早期古迹起，城市中的庞大建筑就代表男性气概，而空旷区域则具有女性气质。思想与人造环境的相互作用始于史前神话，它们与人类身体及天空相关。西方古人在自然与人造环境的联系中感知世界，从中即可洞察到性别的投射。这些认识肇始于柏拉图的亚特兰蒂斯和厄洛斯神话，后来又可能因中国阴阳神话的传入而得以发展。到了地理大发现时代，以上性别观念达到顶峰。彼时，人们对地球圆形说的经验感知也出现了进展。在现代人对地球的早期认识中，南北半球分别被赋予了女性与男性的特质，我们对自然和人造环境的观念继而也带有与生俱来的性别特征。然而，出现在城市形态中的女性面孔，都市的空旷地区成为被严重漠视的人造空间。就设计及规划布局城市中的空地而言，城市形式中的女性寓言应受到赞颂，而非被弃之不顾。

关键词：城市现象学；地理记忆；风水学；性别神话；集体无意识

引 言

在 20 世纪末期，关于人类和环境的相互影响研究，已经存在于自然和社会科学的领域中了。人类对环境的影响，通常在环境影响评估中正式化，

并已经在生物物理或社会经济研究的范围之内。自然或环境建设对人类的反作用经常在人类生态学、环境心理学和人类学中被审视。

关于同时代环境建造之间的连续相互作用，一方面，人类存在于里面，另一方面，这应该被认为是一种在城市文明逐步发展的背景下的权力，也是一种在20世纪出现的巴黎和柏林的城市空间的精神分析研究，这也在瓦尔特·本雅明的未完成的《拱廊街计划》中有所体现。迄今为止，本雅明作为城市思想中重要的人文主义倡导者，提出了思想与城市互动的问题，而且是作为在文明的历史中和人类环境建造中的事件被予以强调。

人类在环境中的位置，在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对生存空间的现象学的探究中是一种背离。然而，梅洛-庞蒂的现象学在生存空间中提供了一种与身体联系的环境，而本雅明未完成的作品则提出了城市环境和思想的创新关系。但是，早在1924年的伦敦，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在建筑联盟中的一场演讲，已经使城市思想的相互影响通过评论通俗化了。“我们制造了建筑，随后建筑制造了我们。”指向传播媒体的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也已经解释了“我们塑造了工具，然后工具塑造了我们”。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表达了存在于哥特式建筑和经院哲学思想中的思想与环境建造间的事实反馈意见。更近的是，反映在风水上，段义孚（Yi-fu Tuan）已经观察到了东方的环境秘密的理性影响，这种影响反映在更大整体中的部分通用模式中。“一种简单的屋顶概括了本质的顺序和中国宇宙观的含义。神秘的空间描绘的三种重现，就是在房子里，屋顶是其中的一部分；在城市里，房子是其中的一部分；在帝国里，城市是其中的一部分。”

然而，本雅明的作品提出了思想与城市相互影响的问题，这是一种动态发展的历史的文明，一种最早连接思想与环境建造之间的普遍模式的主张。尽管环境影响的传统观念起源于自然和环境建造上的或是地球表层附近的时代特征，在人类诉诸理论的进化论的文本中，它联系着思想环境反馈意见发展的可能性。这种起源可能在一些特征中被寻找着，这些特征体现在离“地球表面”或近或远的人类或观察者身上。最近的起源是观察者的身体本身，那是存在于其皮肤和肉体中，观察者最接近人类生理特征的部分。像梅洛-庞蒂暗示的，人的身体总是观察者存在着的空间起源。离人类最远的是从裸眼观察中传出的天堂的特征。

现在的调查显示，性别迷思中的联系结果是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Carl G. Jung) 鉴定的。尽管本雅明在他关于巴黎城市形态的开创性精神分析的调查中利用了荣格集体无意识的观点，但是，在他短暂的生命中，他从未想过把城市形态和性别迷思联系在一起。这个研究表明，在思想 - 城市相互影响和批判性的问题上，以及关于城市设计、计划和一般而言的城市形态的当代问题上，性别迷思是一个建设性要素。

当今的研究试图反映两个方面的问题：关于城市形态和思想的性别投射方面和一个世纪前本雅明的概念性基础工作的著述的背离方面。关于思想 - 城市相互影响的观点在城市地理、计划和设计上的影响，不应从性别中分离，而应该被看作是对本雅明未完成的冒险事业的贡献。

索尔的文化风景和洛温塔尔的地理记忆

本雅明和梅洛 - 庞蒂的作品中隐含的基本前提是，环境建造是一个诉诸理论的改变的代理人，但是，作为一个初步的构想，反思进程的争论反映了思想及其建构环境的变化，这可以从早本雅明十年的卡尔·索尔 (Carl O. Sauer) 的文化地理学的观点中看出来。在《景观的形态学》中，索尔推进了作为自然上的文化实践的文化景观的概念，文化被共同的神话、信仰和行为标准所定义，在文化风景，即在自然的景观和人类的干涉中表明它自己。文化和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科技，已经改变了人类居住的环境，改变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和人类身体相关的有效行动。然而，全部的经验已经被相应地改变，也转而经常促使科技进步。作为文化的一方面，景观被人类行动所修改，因此，也影响文化本身。由此，文化和景观之间的反馈影响在时间中不断进展，界定了文明的诸多历史。索尔的文化地理学已经开启了一种长达一个世纪的话语，在过去几十年中，最终在城市形态和地域知识生产方面对性别问题进行了讨论。

大卫·罗温索 (David Lowenthal) 的地理调查虽与本雅明早期的工作并行，但完全独立于本雅明早期的工作，它与环境判断和行动联系在一起。“先入为主和经验，以品位和喜好着色，以文化和个性为色彩，放大记忆，并因记忆缺失而减弱，环境行为只有在意图和感觉的基础上才有意义。”对于罗温索来说，时间和受时间限制的风景，通常表现为由过去的记忆引起的怀旧，构成了人类在其物理环境中存在的意义的成分。罗温索在 1975 年的论文中，通过这些风景产生的神话和信仰，特别处理了物理景观的形成：

当我们侵蚀和改变继承的过去时，我们更多地设计我们自己。历史过程中的生物超过了我们的控制，我们塑造景观和文物，以符合公共和私人的虚幻历史，满足我们的口味。

将这一论点予以拓展，我们在理查德·谢恩（Richard Schein）的论文《景观之地》中就已经看到了关于文化景观的反馈性与时间性的进一步阐述。

詹姆斯·邓肯（James Duncan）在19世纪初期对斯里兰卡的康提国王和风景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强调了景观对宗教思想的影响，也是政治变迁的一种观念。通过将城市地标和地面景观视为神圣的代表，这种领土扩张和专制统治被合法化，就像圣洁的《圣经》一样。康提的英雄国王形象随后被呈现给国家，作为地球上的神的象征，神和国王在自然和城市景观中展现了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康提的民间文学中重要的文字部分是关于早期印度教和兰卡神话的宇宙论，极星和银河系构成其更重要的元素。

地理在预示的同时也把城市比喻为一首诗或一个神话文本。亨利·伯格森（Henri Bergson）在他的《形而上学导论》中通过一系列观察他们对比的快照照片，唤起街景行走的经验。米歇尔·德塞都（Michel de Certeau）在他的《日常生活实践》中的“走在城市”一章重申了伯格森的观点。通过散步，20世纪规划中的一种旅行模式几乎完全被忽视，德塞都质疑我们能否保护城市地区的公共记忆，从而赋予它们意义和街景。城市空间不可避免地促进和对应城市内的运动。但是，机械化运输，受制于控制和结构规则，主要构成建筑物和其他固定结构的通道。在这个意义上，街景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神话般的文本，涉及迷思和启示。正是由于这些考虑，就像本雅明短暂生命的悲剧一样，作为城市空间精神分析调查的尝试，《拱廊街计划》这本书应该被认为是不完整的。为了更彻底地实现本雅明在早期的性别神话和环境寓言中的反思，应该以他原来的想法为出发点进行分析。

早期的宇宙和城市形态的性别特征

假定运动无效，就暗示了一个女性成语；一座大厦的前提是稳定和坚定，则具有男性气质。空旷和大厦，作为性别的环境表现，似乎以原始神话为基础。然而，恰恰是源于这些或极近或极远概念中的性别意味开始发

散出来。希腊神话中永远保持着地球和天空之间的联系的似乎是潘多拉——全人类的第一位女性和母亲。在地球和天空的联系中，与女性阴柔气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圆锥形神石，代表肚脐或中心，体现着阳刚之气。

潘多拉是地球与天空统一的体现，模仿了天空之神——宙斯。潘多拉的物质代表是一个盒子，遏制了空虚。诗人赫西俄德（Hesiod）的作品《工作与时日》（60-105）是涉及潘多拉最早的文学版本，潘多拉是一名拥有一盒敬虔的物品的的女性，盒子中有对人类的折磨，以作为对普罗米修斯盗火的惩罚。在一个微妙的女性象征意义中，潘多拉通过盒子发挥自己的力量。据说潘多拉出于纯粹的好奇心而不是恶意，打开了包含辛苦、疾病、灾难和所有其他人类的罪恶的盒子，并且释放了它们，除了希望。作为第一个凡间女子，她似乎通过她的女性魅力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有点类似于一个女祭司。

在希腊神话中，火从宙斯那里被偷走，并被太阳神普罗米修斯提供给人类。宙斯派出两只鹰飞过世界，在其中心，世界的“肚脐”相遇。据说这是在特尔斐（希腊古都），被圆锥形神石所标记的世界“肚脐”。然后宙斯惩罚普罗米修斯的罪行，将他绑在石头上，每一天都有一只老鹰吃掉一只肝脏，然后让它长出来，第二天再次被吃掉。

位于特尔斐的圆锥形神石是贡献给世界“中心”最著名的标志。在地中海其他地区，发现类似天上的或神圣的石头，相关的神话有时用陨石和火将它们联系起来。这个前景的性别方面是以神圣石头或世界“肚脐”为主题的天空神话。特尔斐（世界之轴）的圆锥形神石标志着神社，自古代以来，阿波罗被认为是通过一个女祭司来诉说的，这可能要追溯到几千年前。与男性气质相关的特别之处是其他神圣的岩石或山脉，从美索不达米亚的古亚述及巴比伦金字塔或东亚塔开始，从堡垒、城堡到当代摩天大楼，高耸的建筑长期以来一直是建筑环境中男性气质的表现。这种代表性的文学见证出现在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中，其中19世纪的都柏林的马尔泰洛塔据说是一个圆锥形神石。

相对而言，女性化的方面常常与地球的神话与花园、农业和土地的耕种，或开放空间相联系。在现代土耳其中南部的城市查脱户耶克发现了公元前7000年的新石器时代的大量女神小雕像。虽然男性神也存在，但女性神的数量远远超过男性神。查脱户耶克的所有户外活动似乎都是在相连的小屋屋顶上进行的，入口是天花板上的洞。屋顶的开放空间可能已被用于

公众和仪式聚会。

而在其他地方，使用露天场所如寺庙或神社作为仪式的主要场所是不常见的，目前只有克里特岛上能找到使用露天场所的证据。米诺斯文明在地理上的开放空间虽然比查脱户耶克晚得多，但提供了对女性社区排斥的证据。似乎正是女祭司或者和她相关的信徒，启发了处于公元前2700年到公元前1500年的青铜器时代的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明。米诺斯祭司的仪式在山洞的庇护所或山顶上设计的开放空间中进行，在克里特岛的考古活动中，考古学家的发现指向着一个重要的以女性话语为中心的米诺斯宗教。考古发现了大量的女祭司雕像和来自公元前15世纪的大型米诺斯壁画，壁画展示了一男两女参加了斗牛运动，这给了我们证据，即米诺斯社会是平等主义的母系社会。1000年之后，在古典希腊时期，特尔斐的神社追随着米诺斯女祭司的传统。晚期古希腊典型女性气质之表现为双性同体的狄奥尼索斯神话也被追溯到米诺斯克里特。

柏拉图宇宙论中的马格尼西亚理想国和亚特兰蒂斯的神话

对女性牧师的崇拜，在柏拉图神话般的理想城市亚特兰蒂斯岛上的少女克莱托的故事中得到反映，这个故事灵感可能来自于克里特附近的圣托里尼岛的米诺大都会的传奇记录。柏拉图的对话集《克里蒂亚篇》描述了组成城市的同心区，在它的中部是海神波塞冬未来的妻子克莱托：

其中波塞冬分派到大西岛，同一个民间女子生了许多孩子，让他们居住在下文所说的岛上某一地区。从岛中心直到海边，有一片平原，据说是世上所有平原中最美丽的，土质也非常肥沃；接近平原、距中心大约五十斯泰迪姆的地方，矗起一座四座陡峻的高山。山上住着一个原属“地生人”的土著，名叫厄芬诺，还有他的妻子娄基伯。他们有个独生女儿名叫克莱托，这姑娘长大到了结婚年龄，她的父母死了；波塞冬热爱着她，就和她做了夫妇。

(《克里蒂亚篇》113 b-d)

在他提到在柏拉图的《克里蒂亚篇》中出现的亚特兰蒂斯神话城市中，详细阐述了波塞冬对城市的设防。

他用大小不同的海和陆地一圈圈围绕着那座山，共有两篇是陆地，三圈是海，这些海都是他从岛上挖起来的；每一圈全部阔度一致，使人无法渡水入内。因为那时候还没有船舶。

（《克里蒂亚篇》113 d-e）

寻找平行于宇宙的亚特兰蒂斯的理想并不困难。对应于最内层行星的天体——水星和金星，两个跨越太阳的行星，与三个水域相对应，并与三个行星——火星、木星和土星的轨道相符合。在娜奥米·戈尔丁（Naomi Golding）的叙述中，五个区域之间和之外的封闭面积为七个单位，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柏拉图可能也计算了月球和太阳。

柏拉图的另一个理想的城市——马格尼西亚，被描述（《法律篇》V，811ce）为资源自给自足，以遏制对海运和外部商业金钱的追求。柏拉图描述了克里特岛的理想政治城市马格尼西亚，那里拥有5040个家庭，整个城市设置了一个循环计划。通过描绘5040户家庭以及马格尼西亚土地的分配，柏拉图将与宇宙的关联隐含于其中：

其次，他必须把国土划分为12份。但首先他应该把一个神圣的地段留给赫斯提神、宙斯和雅典娜（这个地段叫作“卫城”），并把卫城的四周圈起来。然后他把城市本身和整个领土划分为12份，以国土的中心点为圆心呈放射状划线。这12个部分应该是相等的，但根据的原则应是：土壤肥沃的划得小一些，瘦瘠的划得大一些。然后，立法者必须划出5040块地产……

（《法律篇》第五卷，745c）

数字12对应奥林匹斯神的数量，可能还吸收了图利那个城邦的做法，在那里宗教崇拜的活动每年轮值举行一次。早些时候，柏拉图解释了领土划分与理想城市的最佳住户数量：

我们有合适的人口数：5040个农夫和他们的田产保护者……首先把全部数目划分为二，而后同一个数目划分为三。你将看到划分为四和五，直到十。每个立法者至少必须非常懂得算数：在每个国家哪个

数目最有用，以及为什么有用。所以让我们来确定一个数目，这个数目含连续除数中的最大数。当然，一个无穷级数可以为了无限的目的作无限次的分割，但是我们的5040不允许超过59次（包括不中断的1到10）分割……

（《法律篇》第五卷，737e-738b）

柏拉图把12作为城市土地的细分数，把5040作为家庭数，显示出了神和神谕之间的密切联系，暗示了毕达哥拉斯对柏拉图的影响以及他为马格尼西亚寻找的与宇宙的联系。

性别是柏拉图世界的固有特征

柏拉图的亚特兰蒂斯神话以及他对于马格尼西亚的描述显示，似乎是他自己拉开了思想与城市之间联系的序幕。这种联系在他的城市-灵魂类比中得以显现，主要贯穿于《理想国》第四卷中，那理想的城市作为一种城市的形式，被证明是全人类共享的普遍范式：

个人也是如此，我们可以假设他在自己的灵魂中有同样的三项原则，这些原则在国家中发现，他可能以同样的方式被正确地描述，因为他受到同样的影响。

（《理想国》第四卷，435）

在《理想国》（第五卷，614-621）中，柏拉图提出了一个神秘的、宇宙的比喻：厄洛斯神话。正是通过这个比喻，宇宙再一次与柏拉图的理想城市相联系。在寓言中，被认为已经死亡的士兵厄洛斯，复活后讲述了他的故事，其中宇宙被证明是天体的主轴，即必要的主旋律。放在命运纺锤上的八个纺轮构成完美的圆：

最外层那个碗拱的碗边最宽，碗边次宽的是第六个，依次是第四个、第八个、第七个、第五个、第三个，最窄的是第二个。最外层的那个碗边颜色复杂多样；第七条边最亮；第八条边反射第七条的亮光，颜色同它一样；第二条和第五条边颜色彼此相同，但比前两者黄些；

第三条边颜色最白；第四条边稍红；第六条边次白。

（《理想国》第十卷，615b）

柏拉图毫无疑问地说，天体是真正的宇宙装置，而不仅仅是地球主轴上的隐喻。宇宙螺旋的发条显示出了受管制、阳刚的特点。这种僵硬的男性机制被女性的命运所软化，被协助宇宙主轴的“必然”的女儿们所软化：

她们是“必然”的女儿，“命运”三女神，身着白袍头束发带。她们分别名叫拉赫西斯、克洛索、阿特洛波斯，和海妖们合唱着。拉赫西斯唱过去的事，克洛索唱当前的事，阿特洛波斯唱将来的事。克洛索右手不时接触纺锤外面，帮它转动；阿特洛波斯用左手以同样动作帮助内面转；拉赫西斯两手交替着两面帮转。

（《理想国》第十卷，618a - b）

在造物主神话中，柏拉图将宇宙的起源追溯到原始的复合物。关于可能提到的黄道和赤道大圈的交会点，柏拉图说：

造物者把这整体按长度一分为二，分别取其中点相接，使其形如十字，并使它们各自弯曲，两头相接呈圆形，再在相接处两圆交叉，随后使之作原处连续运动。其一作外圈，其一作内圈。外圈为同的运动，内圈为异的运动。同的运动侧面作向右旋转，异的运动斜着作向左旋转。

（《蒂迈欧篇》36b6）

柏拉图关于跨越宇宙圈的断言与古典希腊时期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黄道和赤道路径的天文观测有关，一些发现大约比柏拉图早 2000 年。

在《理想国》第五卷里，柏拉图似乎主张妇女平等，这意味着她们可以或应该成为监护阶层的一部分，妇女应该从事音乐和体操活动。《理想国》关于监护人的学识是哲人王，是理想政治。厄洛斯神话在整个十卷书的论述结束时，似乎向《理想国》的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人士传达了一个终极而显著的信息。史前城市与北极星（或其主要方向）精准对齐的情况频频发生，与此相一致，柏拉图似乎展示了亚特兰蒂斯的故事和厄洛斯神

话的相似之处，它们都存在于宇宙和理想城市之间。作为秩序井然的世界，理想城市与宇宙的有机联系似乎成了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要传达的最后信息。

南极洲或对跖点世界：关于半球的第一个猜想

柏拉图的世界范式——纺锤-纺轮，只是以“上”半球的形式构造而成。另外，作为纺锤-纺轮的范式，“上”半球的模式似乎是机械的，“男性化”的，它挽救了必然之女——命运的行动。柏拉图突出的、隐含的问题似乎是，世界的“下”半球是什么，谁协助了它的运作？

在《蒂迈欧篇》中，对于宇宙 χ 的描绘先于对世界三个创始元素的晦涩阐释的讨论之前，每个元素都有两种：可分割的和不可分割的。三个创始元素是同一，是区别，是存在。两个宇宙圈，交叉与字母 χ 的意象，被柏拉图看作是从三个创始元素的行动中创造出来的。由此，造物主在圆圈上施加围绕其轴线的旋转运动（34c-36c）。三种命运在厄洛斯神话中的并存是可能的和值得商榷的。如果柏拉图的平行构造确实是有意为之的话，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在宇宙本身的结构中就是根深蒂固的了。

在《蒂迈欧篇》中，柏拉图描述了一个有灵魂生物和造物主的世界（而不是机械的）。一个超自然的男性人物，使用三个无生命的元素，平衡、区别和存在，创造出了一个无序、无形、混乱和不可预测的持续的运动世界。经过努力，两性平行能够在厄洛斯神话中的宇宙模式中发现，也能在《蒂迈欧篇》中发现。酒神反复无常的天赋、不可预测性或女性气质，似乎在宇宙的“下”半球就这样平行地出现，这个半球必须由造物主统治。类似的是命运三女神和她们的女儿们掌管着“下”半球，机械的、阿波罗的半球，那可能不过是天父的男性造物主通过他的三个无生命的元素，扩展了对宇宙“下”半球的控制。

极有规律的“上”半球与异想天开的“下”半球之间的并行性反映了柏拉图对陆地南半球的态度。虽然毕达哥拉斯已经提出了地球的形状，但柏拉图相信地球是球形的证据是在他的对话集《斐多篇》中出现的，从“上方”看，地球看起来像一个十二面体的球形。

根据西塞罗（Cicero）的解释（《图斯库兰谈话集》第十四卷），天球仪的首创者是尼多斯的天文学家欧多克索斯（Eudoxus）（公元前410—前347

年)。作为柏拉图学园的学者，欧多克索斯必然会意识到南半球的存在，而笃信南半球存在的柏拉图式观点似乎也是对早期地球观和宇宙观的回应。在早期希腊神话中，地球被广阔的河流环绕（如荷马的《奥德赛》XII.1；XVIII, 399；XXI, 194）。然而，在早期历史学家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看来，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是将地球视为球形的第一人，尽管泰奥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us）将其归功于巴门尼德（Parmenides）、芝诺（Zeno）和赫西俄德（《毕达哥拉斯的生活》XXV）。在希腊神话和宗教中，流水被赋予女性的品格。这似乎是对柏拉图洞见的再次确证，他认为南半球具有女性化特征。

在柏拉图众多的弟子中，只有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年）明确提出了南北半球的对应关系。在《气象通典》（*Meteorologica*）中，亚里士多德对地球的已知部分——北半球做了解释，同样也分析了对应的南半球，认为南半球上分布着澳大利亚大陆。在他的猜想中，地球上存在五个地理区域。赤道附近演变出了热带，地球南、北两极发展出了寒带，温带位于热带和寒带的中间区域。（《气象通典》362 a31-35）寒带和热带完全不适合居住，而北半球的宜居部分则被称作世界。

南半球的居民生活在与北半球截然相反的地域，在考察这些居民时，或许可借用与北半球对应的类似性。正如斯特拉博（Strabo）所言，早在公元前2世纪（《地理学》I, 2.24），马鲁斯的克拉特斯（Crates）就对南半球做出了猜想。他认为南半球存在宜居的温带区域，这一猜想建立在其首个地球仪的构建上。直到公元43年，罗马地理学家彭波尼梅拉（Pomponius Mela）才在《我的地理学》（*De chorographia*）一书中，首次明确提出南半球存在人类活动：

地球被分为东西两半，它们被称为半球。地球呈现为五个不同的水平区域。酷热使得地球中间部分不宜居住，严寒造成地球边缘无法定居。中间的两个部分有相同的年度和季节，但却处于不同的时间。对跖点世界是宜居地，我们生活的地球是另一个。

（罗默，2001，34）

然而，这一猜想并没有构成让人困惑千年的话题。在地理大发现的时代背景下，伴随着欧洲新航路的开辟，这一猜想在托马斯·莫尔（Thomas